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類說卷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何　銓

類說目錄

卷十六

松窻雜錄

阿瞞謹爲上客　通馬經

曾天子祖天子　生日湯餅

穊瓌有子李嶠無兒

牡丹詩　開元東封圖

天下字唯朋字未正
牛仙客非宰相器　取樂富貴
玉葉冠夜光枕鏁子帳
金盆貯瑟瑟二斗　王維以詩免罪
貂皮帽步揺釵　舞凌波曲
力士食薺詩　懐慎儉素
四絶　詠尹字
死姚崇算生張説　九齡歸燕詩

鐵如意質酒

樂府雜錄

天子樂　文武舞

驅儺　左右教坊

八疊戲蘸中郎歌場獨舞

三代立論誥一身能唱歌

求新歌　阿母錢樹子倒

張紅紅　米嘉榮

宗叔詩　侍哭斯人久矣

詭謀殺娼　金鑑長老

苑中獅子　權頻幞頭

匍匐圖　罨畫流蘇

中書有生老病死苦

夢手捧天　始終言新法

眼前何日赤　高麗求王平甫詩

戲陳亞　舍人面色如衫色

茶床謎　落牙詩

不喜歌舞　飛魚易名鴟吻

體貌大臣　貴老近親賦

平調二曲　錄公得替

無花果　今日誰非鄭校人

彈御膳有髮　范文正公蚊詩

三㘭　善謳驛

得意之所勿再往　著也馬留

宋羅江

類說目錄

類說卷十六

宋　曾慥　編

松窓雜錄

阿瞞謹為上客

明皇幸寧王宅飲甚歡曰大哥好作主人阿瞞謹為上客明日寧王等奏天子言動雖左右史書之恐不能載閨門之美乞臣與兄弟日輪一人書之以送史官至天寶末成三百卷上寶惜是史起閣貯之及祿

山陷長安先焚此閣故帝之實錄百不叙及三四明皇幸東都與一行師登閣臨眺上歎曰吾其不得終無恙乎一行曰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及幸蜀至萬里橋方悟一行之言

通馬經

明皇問黄幡綽誰通馬經對曰三丞相皆通帝問何以知之曰臣日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皆良馬因知其通馬經上為大笑

曾天子祖天子

明皇在宮邸乞假歸京會暮春豪家子數輩遊昆明池選勝宴集上戎服臂鷹直突至前諸子頗有難色一少年唱令曰各陳門族官品上大聲曰曾天子祖天子父相王某臨淄郡王少年驚走上滿引酒徐起上馬而去

生日湯餅

王后寵衰泣曰三郎不記阿忠脫紫半臂爲生日湯

餅耶上爲戚然阿忠后父號

䆉瓌有子李嶠無兒

中宗嘗召宰相䆉瓌李嶠子進見上曰爾宜奏所誦書頲奏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亦進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䆉瓌有子李嶠無兒

牡丹詩

明皇殿内賞牡丹問侍臣曰牡丹詩誰為最奏云李正封詩曰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帝謂妃子曰粧

鏡臺前飲一紫金盞則正封之詩可見矣

開元東封圖

文宗幸三殿東亭見横廊架巨軸其上命内臣懸於廡下乃開元東封圖也上舉白玉如意指張説輩數人嘆曰使吾得其中一人來則吾可見開元矣命美酎數爵促步輦歸寢殿嘗語李石曰吾思天下事難理則進醲酎以醉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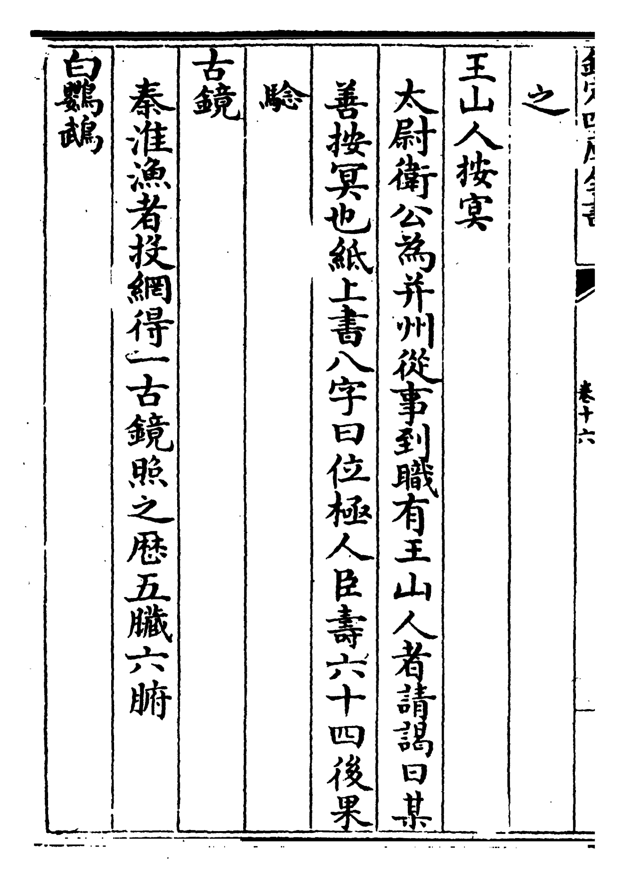
一子不事女主

狄梁公為相有姨盧氏居午橋南别墅姨止一子未嘗來都城公因休暇候姨安否適見表弟縱獵携雉兎來歸公啓姨曰某今為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從其欲者姨曰相自貴耳姨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公大慚而退

夜明簾解張說之難

姚崇為相一日對便殿左足不甚輕利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心腹之疾非足也因前奏張說事崇

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之說未遭崇奏曰前有教授書生通於說侍兒說大怒擒送京兆尹生厲聲曰覩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公貴為相豈無緩急用人乎反靳靳於一婢耶說奇其言釋之兼以侍兒與之一旦忽曰公為姚相國所譖外獄已具請以公所寶雞林夜明簾用計於九公主必能解公之難主言於上曰獨不念在東宮時思欲始終恩加於張丞相乎上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索前按獄事並罷



之

王山人按寞

太尉衛公為并州從事到職有王山人者請謁曰某善按冥也紙上書八字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後果驗

古鏡

秦淮漁者投網得一古鏡照之歴五臟六腑

白鸚鵡

林邑國進白鸚鵡魏徵諫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臣

願陛下深以為戒

論明皇

德宗時李泌為相上嘗語及明皇嘆曰中原之禍自

林甫始明皇以英特之姿何不察耶泌曰明皇幼年

歷多難之後雖江充將陷戾園賈后欲圖愍懷於睿

宗之患無以過也降封臨淄旋又出閣有漢高之多

畀仗蕭王之赤誠英威一振姦凶自殪而風尚儒學

深達政經溥漢髙馬上之言善武帝更僕之問自登寳位樂近正人既勤政事又得良臣及嗜欲稍深政亦怠矣林甫未厭仙客繼之昔齊桓以管仲存霸業成管仲亡而諸難作上怡然聽從因曰相才而又知書吾髙枕矣

異物

元先生贈韋丹尚書鮫綃縷白玉香囊并玉鏁子長二尺餘異竹篋長二百餘尺韋懸夢中所獲軟羅蜀

纈巾罽賔國黄金衣西蜀織成蘭亭翠管上鏤盧思道宴歌行白玉劍長二尺餘

明皇雜錄

玉龍子

帝為皇孫時天后奇之曰此兒當為太平天子取玉龍子賜之玉龍長纔數寸精巧異常本太宗晉陽時物帝甚寶惜後因旱祈雨必應

虚有其表

帝命蘓頲為相命蕭嵩草制不工制云國之瓌寶上曰虛有其表

衛士棄食

帝於複道窺見衛士食畢以殘食棄水竇中上怒令杖殺之寧王曰從複道窺衛士之過恐人不能自安上曰大哥於我可謂急難

白駱駝

天寶中承平歲久自開遠門至蕃界一萬二千里居

人滿野桑麻如織哥舒翰鎮青海路遠遣使常乘白
駱駝奏事日馳五百里
玉花驄
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
舞馬
帝教舞馬四百蹄分為左右部各有名稱曰某家驕
其曲曰傾盃樂者數十馬皆衣以錦繡絡以金鐸每
樂作奮首鼓尾縱横應節禄山取十匹歸范陽後為

田承嗣所得不知其技也一日大饗樂作馬聞樂而舞廄人以爲妖擊之而斃

天下字唯朋字未正

上御樓教坊工人呈戴竿技於百尺竿施水山狀瀛洲方丈命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劉晏以神童爲祕書省正字貴妃置膝上爲施粉黛與巾櫛上問汝爲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妃令詠戴竿詩晏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

誰爲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上命賜牙笏黃紋袍

牛仙客非宰相器

上用牛仙客爲相訪於高力士外議如何力士曰胥吏非宰相器上怒曰即當用康䛒益一時忿詞舉其極不可者或報䛒便當爲相䛒頗爲信焉

取樂富貴

楊國忠謂客曰某家起細微因緣椒房以至於此未

知祝駕之所念終不能致令名更當取樂於富貴耳

玉葉冠夜光枕鏁子帳

持盈公主玉葉冠虢國夫人夜光枕楊國忠鏁子帳皆希世之寶

金盆貯瑟瑟二斗

虢國夫人恩傾一時所居本韋嗣立宅韋氏子弟方晝偃息忽見婦人衣黃衣衫降步輦侍婢數十人謂曰聞此宅欲貨其價幾何韋氏曰先人舊廬所未忍

捨語未畢有工人數百登東廂撤其瓦木韋氏即攜琴書委於衢路嘆不才為勢家奪古人之戒見於今日堂成以金盆貯瑟瑟二斗以賞匠者後因大風折木墜石堂上畧無所損撤瓦以觀皆承以木瓦

王維以詩免罪

祿山犯闕獲梨園弟子數百人大會凝碧池樂工雷海青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被殺王維為罪拘於僧寺賦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得朝天秋槐

葉落深宫裏凝碧池頭奏管絃書於壁賊平維以詩
免罪

貂皮帽步揺釵

天寶初時士庶好爲艶服貂皮帽婦人則步揺釵窄
小襟袖識者竊嘆

舞凌波曲

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貴妃賜以金粟裝臂環

力士食蕭詩

高力士謫巫州山谷多薺而人不食力士作詩寄意曰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採南北雖有殊氣味都不改

懐慎儉素

盧懐慎儉素奉身之具唯一布囊門無簾箔風雨舉席以障宋璟見之命設食盤中水豆兩甌菜數爼而已既沒惟一老蒼頭請自鬻終喪事

四絕

韋嗣立拜中書令蘇瓌署官誥頲為詞薛稷書時號

四絶

詠尹字

蘇頲幼纔能言有京兆尹過既去令頲詠尹字乃云

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

死姚崇算生張説

姚崇張説同位宰輔崇病戒諸子曰張相與吾釁隙

甚深然其人稍奢侈吾沒後同僚當來弔汝盛陳服

玩寶鼂於帳前若不顧舉族危矣彼若寓目當致此玩以神道碑為請得其文即時錄進仍先礱石使速鐫刻張常見事遲若數日後必追悔姚沒張果至目其服玩者數四諸子悉依教戒碑文時謂極筆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存後數日果取其本欲重刪改諸子引使者視之碑已功畢說悔恨曰死姚崇猶算生張說

九齡歸燕詩

張九齡在相位李林甫陰欲中之九齡作歸燕詩贈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淺只見玉堂開朱戶時雙入華軒日幾回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知其必退恚怒稍解

一鵰挾兩兎

張九齡裴耀卿罷免之日二人鞠躬卑遜林甫抑揚自得觀者曰一鵰挾兩兎

房琯為永公後身

開元中房琯宰相盧真人邢和璞暇日同出城至一廢寺竹間以杖叩地令掘之得一餅餅中皆婁師德與永公書謂琯曰省此乎琯即洒然悟其為永公後身也語琯終身事多驗

甘露羹

李林甫婿鄭平為省郎林甫見其鬚髮斑白因曰上明日當賜甘露羹即食之能烏鬚翌日食之反白鬚如黰

一行求算法

僧一行通大衍算法聞天台國清寺僧某術精往求之至寺未敢入竊於門間窺之見僧於庭下布算曰當有弟子來求吾術須門前水西流弟子乃至一行乃趨出請教僧晰門前溪水舊東流忽西流遂授其術

觀舞劒畫壁

吳道元善畫佛尤長於圖寫鬼神將軍裴旻請畫東

都天宫寺壁道元曰闻将军善舞剑观其壮气可助
挥毫旻欣然为舞道元奋笔立成若有神助

罷相賦詩

李適之與李林甫同相林甫中傷而罷賦詩云避賢
初罷相樂聖且銜杯借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未罷
前數日厨中數鼎躍出相擊足耳俱折繼貶宜春而
卒

書囊鼠變犬

李林甫一日晨興取書囊疑其重開視之一大鼠躍出變爲蒼犬怒目張牙仰視林甫以物擊之應手而斃林甫惡之餘月而卒

恃才浮誕

天寶中劉希夷王昌齡祖詠張若虛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雖有文名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誕而然也

明堂火珠詩

崔曙作明堂火珠詩云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未

幾曙卒無子惟一女名星蕊詩讖也

李嶠真才子

上置酒興慶宮有獻水調歌頭者云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如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上問誰為此詞曰李嶠上曰真才子

三十年無緦麻喪

崔林羣從多至大官每宴集組綬相輝設一榻置象笏猶重疊其上三十年間無中外緦麻之喪

玉簫琵琶

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洞知律度安禄山獻白玉簫管數百事中官自蜀回得琵琶以獻其槽以羅木為之光潤如玉有金縷紅文蹙成雙鳳

李龜年建第

樂工李龜年於東都通遠里建居第中堂制度精絶今裴晉公定鼎門南别墅堂是也其後龜年流落江

南每遇勝賞爲人歌數闋坐客莫不掩泣杜甫贈詩
其斷句云落花時節又逢君者是也

四壁畫龍

開元中大旱上於新池創一殿召馮紹正四壁各圖
一龍西壁一素龍蜿蜒若奮風雲隨筆而生壁上鱗
甲皆熱有白氣自簷廡出池中波濤洶湧俄有白龍
乘雲而起風雨大作

牛炙白酒

杜甫客於耒陽為令所厭甫因投詩令以牛炙白酒遺之飲啖過度而卒

按轡木陰下

上幸繡嶺宮宮隘而暑甚上使覘姚崇報曰乘小駟按轡木陰下上從之頓忘煩暑

鐵如意質酒

明皇用葉法善術上元夜自上陽宮往西凉州觀燈以鐵如意質酒而還遣使者取之不誣

樂府雜録

天子樂

宮懸四面天子樂軒懸三面諸侯樂判懸二面大夫樂特懸一面士樂

文武舞

文舞居東執翟武舞居西執戚大常卿押樂在樂懸之北協律郎執翬竿衣緑大袖戴冠簪鼓二人執朱

幡引樂

驅儺

用方相四戴冠及面具黃金為四目衣熊裘執戈揚楯口作儺儺之聲似除也倀子五百小兒為之朱褶青襦戴面具晦日於紫宸殿前儺張宫懸樂

左右教坊

開元中置左右教坊以内官掌之又置樂官院

八疊戲鵣中郎歌場獨舞

樂有搭鼓即腰鼓也昔有人父為虎傷上山尋屍山

有八折故曲八疊戲者被髮喪衣面作悲啼薤遵喪之狀也蘇中郎葩嗜酒落拓每有歌場輒入獨舞今為戲者著緋戴帽狀其醉也又有踏謡娘羊頭渾脫九頭獅子跳丸吐火吞刀旋槃斤斗悉屬此部

三代立論諧一身能唱歌

歌者樂之聲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古之能者韓娥李延年莫愁善歌者必先調其氣氤氲自臍間出喉乃噫其詞即分抗墜之音可致遏雲響谷之妙有韋青

者能歌本是士人嘗自有詩云三代立論諧一身能

唱歌官至將軍

永新歌

開元中有内人許子和吉州永新縣樂家女也入宫

因號永新能變新聲高秋朗月喉囀一聲響傳九陌

一日大酺於勤政樓萬衆諠譁莫得聞魚龍百戲之

音永新乃撩鬟舉袂直奏曼聲廣場寂寂若無一人

漁陽之亂六軍星散永新為一士人所得韋青避地

廣陵月夜凭欄聞舟中唱水調聲者曰此永新歌也登舟省之相與對泣後士人卒遂落風塵臨卒謂其母曰阿母錢樹子倒矣

阿母錢樹子倒見上

張紅紅

大歷中才人張紅紅本與其父唱歌丐於岐路韋青納爲姬嘗有樂工撰新聲未進先印可於青青潛令紅紅聽於屏後以小豆數合記其拍歌罷青入問之

云已唱得矣青出給云某有女弟子蚤曾唱此非新曲也隔屏唱之一座失色敬宗召入宫宫中號記曲娘子韋青卒紅紅奏曰妾本風塵丐者致身入内不忍忘其恩因一慟而絶

米嘉榮

貞元中有田順郎長慶中有米嘉榮陳意奴

舞

舞者樂之容有大垂手小垂手或像驚鴻或如飛燕

婆娑舞態也曼延舞綴也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馬舞舞曲有綠腰蘇谷香掘柘胡渭州團乱旋甘州等字舞以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也花舞著綠衣偃身合成花也馬舞者攏馬人著綠衣執鞭於牀上舞蹀躞皆應節奏也

舞劒器

開元中公孫大娘舞劒器僧懷素草書遂長㦯准其頓挫之勢

胡旋舞
舞有骨壓舞胡旋舞俱於小圓毬子上縱橫騰踏兩
足不離毬上
直項曲項琵琶
琵琶有直項者有曲項者古曲有陌上桑范曄石崇
謝奕皆善此樂賀懷智以石爲槽鵾鷄筋作絃鐵爲
撥畫帶
記節奏

樂吏楊志善彈琵琶其姑尤好本宣徽弟子後放出宮居求穆觀中自惜其藝常畏人聞每夜分方彈志懇求不允曰吾誓死不傳於人志寄宿觀中竊聽脂鞓帶以手畫帶記其節奏明日諧姑彈之姑大驚志以實告因盡傳其藝咸通中有米知郎嘉榮子也尤妙後有王連兒康崑崙曹保鄭中丞三事已見琵琶錄

箏箜篌

箏者蒙恬造也箜篌乃鄭衛之音權輿也以其亡國

之聲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古樂府有公無渡河之曲昔有白首狂夫因溺於河其妻名麗玉撰此曲

笙者女媧造也象鳳翼一名參差

李牟吹笛

羌樂也古曲落梅花開元中李牟獨步當時越州刺史皇甫政月夜泛鏡湖命牟吹笛有老父泛小舟來曰某少善於此政以牟笛授之老父始奏一聲波浪搖動數疊之後笛遂中裂即探懷中一笛以畢其曲

舟下二龍翼舟而聽頃刻老父入小舟遂失所在

銀字管

㦸杲本龜兹國樂亦曰悲栗云德宗朝有尉遲青官至將軍善此技幽州有王麻奴河北推為第一手或曰汝殊不知上國有尉遲將軍者冠絶古今麻奴即往定其優劣青席地令坐取銀字管於平般涉調自吹之麻奴泣謝曰今日幸聞天樂方悟前非乃碎樂器自此不復吹也

五弦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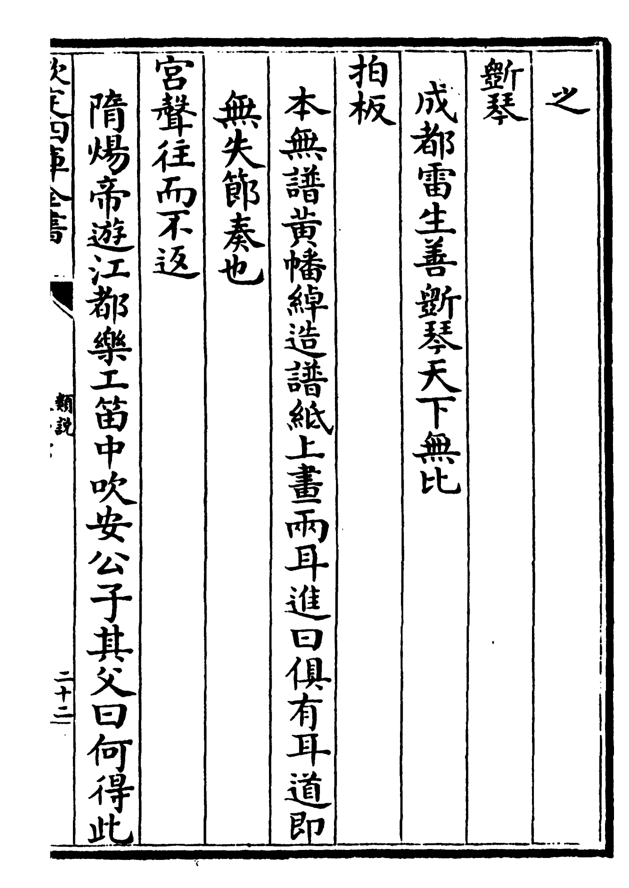
貞觀中趙壁妙於五弦白傅諷諫有五弦彈

弄參軍

始自漢館陶令石躭有贓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令衣白夾衫令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為參軍大中以來弄假婦人又弄婆羅門

擊甌

出於擊缶郭道源以越甌十二隻旋加減水以筯擊



之

斲琴

成都雷生善斲琴天下無比

拍板

本無譜黄幡綽造譜紙上畫兩耳進曰但有耳道即無失節奏也

宮聲往而不返

隋煬帝遊江都樂工笛中吹安公子其父曰何得此

曲對曰宮中新翻也父曰宮爲君商爲臣此宮曲聲往而不返大駕東巡必不回矣

大郎神

天后朝一士人陷寃獄其妻配入掖庭因撰離別難曲以寄哀情名大郎神葢取良人行第也畏人知遂三易名曰非妾子終號怨廻鶻

夜半樂曲

明皇自潞州入平内難半夜斬長樂門關領兵入宮

後摠夜半樂曲

氷蠶織錦

康老子本長安富家子生計蕩盡遇老嫗持舊清涼氷蠶織錦即酬千金康得之不經時復盡康卒樂人嗟之製為曲子一名得賓子

望江南

李衛公為亡妓謝秋娘摠望江南亦名夢江南白傅作楊栁枝

吹蘆管

宣宗吹蘆管自製傾杯初捻管令排兒辛骨𧎮拍不中上瞋視之骨𧎮憂恐一夕而卒

黄驄

太宗戰馬曰仙遼馬斃上嘆惜命樂工撰此曲

傀儡子

起漢祖平城之圍其城一面即冒頓妻閼氏兵强於三面陳平訪知閼氏妬乃造木偶人運機關舞陴間

閼氏望見謂是生人慮下城冒頓必納遂退軍史家但云秘計鄙其策下耳後翻為戲其引歌舞有郭郎者髡髮善優笑凡戲場必在排兒之首

徵音無調

舜調八音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計用八百般樂罷至周改用宮商角徵羽減樂罷至五百餘般唐又減三百般太宗挑絲竹為胡部宮商角徵羽並分入平上去入四聲其徵音有聲而無調

方響

胡部無方響緣直板聲不應諸調時太宗内庫別收一片鐵名方響應二十八調之箏只有宫商角徴四調臨時移柱應二十八調

見聞雜録

鸂鶒孫奉職

張獻圖累舉不捷因老榜推恩始有班竹之命寓書於室家曰汝作鸂鶒孫吾為奉職

夢雌鶴生女

歐陽永叔在夷陵日遊姜詩廟潛禱嗣續家人夢一鶴飛來自知是雌鶴果得一女甚端麗至八歲或驚魘曰夢一鶴飛去不數日暴卒

夢燈

廣守數人連卒多先夢燈段燁作守夢燈徧郡城未幾病卒遂在西清

宋景劭舍人夢餘清殿學士未幾除寶文閣學士制詞有邃在西清之語

池州李長史

張洞為淮南轉運使夢人通謁云池州李長史後池中得大鯉即夢也

四畏堂

王文穆夫人悍妬貴為一品不置姬侍宅後圃中作堂名三畏楊文公戲之曰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說曰

兼畏夫人

宋公遺戒

宋景文公遺戒云吾没之後稱家有亡以治喪用浣濯之衣鶴氅裘紗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墳無為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腐吾骸朽衣巾而已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非著數人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可請謚不可受贈與不可求巨

公作碑誌不得作道佛二家齋醮汝等不可違命作之是以吾死爲無知也

燭燒幞頭

河陽王相同鄭州陳相漏舍看文字燭焰燒破陳相幞頭脚時王相以疾免班起居陳遂換其巾以入既去王相悔曰是他頭上花發却將我幞頭去未幾二公並罷相又冦萊公李叅政昌齡張叅政洎罷相藉皆以墜馬後數月皆罷政

倦游雜錄

竹不根而茂

冦萊公卒於海康詔許歸葬道出荆南公安縣邑人迎祭於道斷竹挿地以挂紙錢竹遂不根而茂邑人神之立廟於側奉祀甚謹

皂羅糊屏風

凡視五色皆損目惟黑色無損李氏有江南日中書皆用皂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王丞相在政府亦以

皂羅糊屛風

出自孤寒

張杲卿因登對仁宗曰卿亦出自孤寒杲卿曰臣本諸生陛下擢臣今至中丞三子皆服冠裳陛下春秋高主鬯虛位臣非孤寒陛下乃孤寒也上嘉納

相逢不改舊時青

范諷自給事中謫官數年歸濟南城西張士園亭宴飲題詩曰園林再到身猶健官職全抛夢乍醒惟有

南山與君眼相逢不改舊時青

鍾離二詩

邢州開元寺壁有五代時隱士鍾離權二詩曰得道高僧不易逢幾時歸去願相從自知住處連滄海别是蓬萊第一峰莫厭追歡笑語頻尋思離亂可傷神閑來屈指從頭數得見昇平有幾人

三司黠胥

陳貫為省副三司一胥魁桀黠潛通權幸每聲喏使

副往陽為欠伸不敢當其禮陳頗不平欲斥逐胥知其意奉事彌謹陳亦善待之一日陳曰宅中欲請女客何人可幹胥曰某可督視宴席所須十未具一胥攜小女於東華門街插紙標曰為陳省副請女客監廚無錢陪備今賣此女要若干錢潛結邏者以聞陳竟罷職

無比店有巴樓

趙叅政致政歸睢陽宋門舊第更為客邸時號無比

店李中師尹西京京師人新建酒樓李恱其壯麗或大言曰有巴時人曰梁苑叔平無比店洛師君錫有巴樓

十年騎馬聽朝雞

歐陽永叔在政府以詩寄潁陰隱士常秩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既而王介甫秉政以右正字直史館召秩秩遂起有無名子改前詩曰昔日汝陰常處士却來馬上聽朝雞秩舊治春秋著講解

數十卷自謂聖人之意盡在是矣介甫不好春秋秩遂盡諱所學熙寧六年兩河荒歉令所在青苗本錢權行倚閣王平甫戲秩曰公之春秋亦權倚閣乎

倚閣春秋見上

點絳唇詞

王平甫熙寧中判官告院忽作院詞點絳唇魏泰曰斷章有流離之思何也明年果得罪其詞曰秋夜微涼夢回明月穿簾幕井梧蕭索正遶南枝鵲寶瑟塵

生金鴈空零落情無托鬓雲慵掠不似君恩薄

盤量出剰

劉綽天聖中為京西漕分遣屬官盤量諸都在倉之糧凡收十萬餘石歸朝上殿具劄子乞付三司收係時章獻太后垂簾問曰已盤量者餘貫許再盤量否曰向來盤量官多徇顔情不肯盡收入歴又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吕夷簡魯宗道否此四人者皆不因盤量收出剰斛斗致身於此劉大慚謂人曰當是時殿

上鼊䱴可入亦入矣

藏擫詩

夏侯公詠雜手伎藏擫詩曰舞紼拋珠復吐九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却被傍人冷眼看

宗叔詩

張宗叔有詩云大書文字隄防老剩買園林准備閒待哭斯人久矣

鄭向知杭州王耿為浙漕互有論列而耿死鄭往哭

之盡哀或曰龍圖素惡端公今何慟哭也范極曰龍圖待哭斯人久矣

詭謀殺娼

楊孜學士來京師應舉與一娼往来甚密娼盡所有資之既登第無以為謝遂紿為妻同歸襄陽去郡一驛謂曰我有室家久矣性悍戾計當相困欲相咀藥為死如何娼曰君能為我死我亦何惜即共痛飲取毒藥和酒一舉而盡孜執爵曰今偕死家人須來藏

我之尸汝之遺骸立投溝壑曷若我葬汝而後死亦未晚娼曰爾誑誘我至此又詭藥殺我乃大慟而死孜後終於祠曹外郎

金鑾長老

冼馬歐陽景素輕薄有金鑾長老以關齋供將貸米於玉泉長老乞書為地景笑曰諾既至玉泉啟封乃一詩云胡蘆自去纏胡蘆

苑中獅子

石叅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爲員外時西域獻獅子蓄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率同列往觀或曰吾輩忝預郎曹翻不及一獸石曰君何不知分也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員外郎耳安可並耶

權頰幞頭

張逸密學知成都僧文鑒求見時華陽簿張唐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髮方脫烏巾睥睨文鑒置於其首文鑒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癢取

下幞頭無處頫放見大師頭閒遂權頫少時不意其怒也

匍匐圖

陳烈動遵古禮蔡君謨居喪烈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行此於是烏金襴鞹與二十餘生以手踞地膝行號慟而入孝堂婦女望之皆笑君謨翳笑受即

時李遘畫匍匐圖

畫流蘇

昔人歌詩多言罨畫流蘇莫知其狀南思州有匠人善錫銷亦不曉其事則曰京師所謂銀泥是也又曰能罨畫乃今之生色也常在京師見賃凶具之家曰折却流蘇乃是四角之所繫線繪之毬五色同心而下垂者流蘇帳者古人係帳之四隅以爲飾耳

中書有生老病死苦

熙寧中富相苦足疾多不入㝠相將及引年王介甫趙閲道唐子方爲叅政介甫日進說以更庶政閲道

頗難之而不能奪但退坐閤中彈指言苦子方屢爭於上前既而發疽而死京師人言中書有生老病死苦之說謂介甫生曾公老富公病閔道苦子方死也

夢手捧天

韓魏公知泰州卧疾數日忽曰適夢以手捧天者再其後援英宗於藩邸𦂳神廟於春宫

始終言新法

王荆公甞云自議新法始終言可行者曾布也言不

可行者司馬光也餘皆叛而復附或出或入

眼前何日赤

國朝翰林學士佩金帶朱衣吏一人前導兩府則兩人笏頭帶佩魚曰重金居兩制久者則曰眼前何日赤腰下甚時黃廵内庭久者又曰眼赤何時兩腰黃甚日重

高麗求王平甫詩

熈寧中高麗使人求王平甫學士京師題詠有旨令

元厚之鈔錄以賜厚之時權尹京諂平甫求新著平甫戲作詩曰誰使詩仙來鳳沼欲傳賈客過雞林

戲陳亞

蔡君謨戲陳亞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曰蔡襄無口便成衰後知南恩州作書與親舊曰使君五馬雙旌名目而已螃蠏一文兩個真實不虛

舍人面色如衫色

胡旦自知制誥落職通判襄州謝泌知州常過庭飲

酒面赤謝戲曰舍人面色如衫色胡曰學士心頭似

幞頭胡是時服緋

閭羅見闕請速赴任

王介俊爽語言多易人謂之心風㷊寧中自省判守

湖州王荆公送詩曰吳興太守美如何栁惲詩才不

足多遥想郡人迎下擔白蘋洲上起滄波以風能起

波也介知其意以破題為十篇一曰吳興太守美如

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代

閻羅公笑曰閻羅見闕請速赴任也

下官蹤跡轉沉埋

張鑄以京東轉運使坐公事降通判太平州葛源為提舉坑冶取鑄脚色欲發薦狀鑄為詩曰提司坑冶是新差職比權綱勝一階若發薦章求脚色下官蹤跡轉沉埋

教坊雜劇

熈寧中教坊雜劇時判都水監侯叔獻新卒伶人為

一道士善出神一僧善入定或語其神何所見云近至大羅見玉皇殿上有人披金紫熟視之乃韓侍中手捧一物云獻國家金枝玉葉萬年圖僧曰近入定坐至地獄見閻羅殿側有人衣緋魚乃判都水侯工部手中亦擎一物云爲奈何水淺圖云欲别開河道爾時叔獻興水利規帝故也

鞏大卿獻放生

熈寧中鞏大卿申者善事權貴王丞相生日即飯僧

具疏籠鵓鴿以獻丞相方家宴即於客次開籠搢笏手取鵓鴿跪而放之每放一鳥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

一網打盡

蘇舜欽監進奏院因十月餘賽神會館中同列御史劉元瑜彈擊下獄坐監主自盜削籍同會者皆至斥劉謂時相曰與相同一網打盡

啗男胎衣

桂州婦人產男者取胞衣細切五味煎調召至親合宴啗之不預者必忿爭

生前嫁婦死後休妻

王雱丞相之次子有心疾娶龎氏不睦相離而嫁之時侯叔獻死其妻幃箔不修丞相表其事而作去時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

蜥蜴求雨

熈寧中京師久旱按古人坊巷以甕貯水插栁枝泛

蜥蜴小兒呼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時蜥蜴不能盡得往往以蝎虎代之入水即死小兒更曰冤苦冤苦我是蝎虎似恁昏沉怎得甘雨

杜園賈誼

陳和叔為舉子通率少檢後舉制科驟為質樸時號熱熟顏回時孔文仲對制策言天下有可嘆息慟哭者既而被斥陳曰孔子真杜園賈誼也王平甫曰杜園賈誼好對熱熟顏回

盛天下蒼生

進士曹奎作大袖袍要盛天下蒼生楊衛荅曰此但能盛一個耳

攺裴公賛

張緵貌甚美常繪其容寄凡環環攺裴晉公真賛曰爾形甚長爾貌甚揚不為將不為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

明年强健更重來

京師祭社多差近臣王禹玉在兩禁二十年題詩齋宫曰隣雞未動曉驂催又向靈祠飲酒盃自笑治聾知不足明年强健更重來

天狗下勾當公事

曾鞏知襄州朝廷遣使按水利各辟三兩選人充勾當公事鞏一日宴諸使者坐客云昨日天星墜於西南有聲甚厲又有小星隨之鞏曰小星必天狗下勾當公事也

山藥

本名薯蕷唐代宗名豫改為山藥英廟諱上一字却呼蕷藥

終慎思啓

終慎思家貧苦學儲憫之以書薦於士人之富者殊無哀王孫之色終取書歸重又啓云魯箭高飛謂聊城之必下秦都不割懷趙璧以空歸

茶牀謎

陳恭公知揚州陳少常亞曰近作一謎四箇脚字直上四箇脚字直下經年度歲不曾下若下不是風起便雨下公未曉亞云乃待制廳上茶牀茍或宴會即慳値風澁値雨也

落牙詩

曹琰郎中忽落一牙詩曰昨朝飯裏有粗砂隱落公公一箇牙為報妻兒莫惆悵舌存足以養渾家不喜歌舞

馮當世晚年好佛知并州以書寄王平甫曰并州歌舞妙麗閉目不喜日以談禪為事平甫答曰若如所諭未達理閉目不喜已是一重公案

飛魚易名鴟吻

漢以宮殿多灾術者言天上有魚號星宜為其像冠於屋以禳之唐以來寺觀殿宇尚有為魚形尾指上者不知何時易名鴟吻狀亦不類魚尾

體貌大臣

治平中國學試策體貌大臣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

貴老近親賦

歐陽永叔主試貴老為其近親賦有進士云覩兹黄耇之狀類我嚴君之容

平調二曲

昭陵梓宮發引王禹玉作平調二曲云玉扆朝晚忽

掩赭黄衣愁霧瑮金扉蓬莱待得仙丹至人世已成非龍軒天仗轉西畿旌旆入雲飛望陵宫女垂紅泪不見翠輿歸又云上林春晚曾是奉宸遊水殿戲龍舟玉簫吹斷催仙馭一去隔千秋游人重到曲江頭事往涕難收空餘御幄傳觴依舊水東流

錄公得替

大理寺丞路坦嘗宰相中一縣有神錄四年方解從坦贈詩云百里傳呼號錄公三年得替普天同惟君

四載過常例更有何人繼後風其詩聞於朝奪垣一官而停之

無花果

木饅頭爲無花果味甘酸食之發瘴嶺南尤多州郡多取爲茶牀高飣故云公筵多飣木饅頭或云嶺外刻木作饅頭底刻字云大中祥符一樣造五十雙談者之過也

今日誰非鄭校人

王介甫為相引用不次及再罷相頗有譖之者公至
金陵每得生魚多放池中有門生作詩曰直須自到
池邊看今日誰非鄭校人

彈御膳有髮

凡御史上事百日不言罷為外官侍御史王平院滿
百日未言事或云端公有待而發苟言之必大事也
一日入劄子乃彈御膳中有髮詞云是何穆若之容
忽睹鬈如之狀

范文正公蚊詩

范希文監泰州西溪鹽場地多蚊蚋作詩云飽侶櫻桃重饑如栁絮輕但知從此去不用問前程

三㧊

皇祐中長沙有三㧊開福長老每季一剃頭而致慎樊著作三日一開頂一㧊也藾推官喪父樂飲林察推喪妻廬墓二㧊也時有邉臣為守非賂不行孔目官陸静平生不受賕三㧊也

善謔驛

襄州南有驛名善却唐之善謔驛也乃淳于髡放鵠處梛子厚和劉夢得善謔驛莫淳于先生即此地也

得意之所勿再往

真宗召陳搏至京師士大夫多求其言搏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

著也馬留

京師優人以雜物布地遣沐猴認之即曰著也馬留

紹熈中狀元葉祖洽赴宴有下第進士作詩曰著甚來由去賞春也應有意惜芳辰馬啼莫踏亂花碎留與愁人醉作茵

宋羅江

慶歴中有親事官闌入殿門御史宋禧乞内庭畜羅江之狗時號宋羅江亦曰宋神狗

類說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類說卷十七 八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何銓

類説目録

卷十七

東軒筆録

畫流民圖　乞烹呂嘉問

夢靈芝宮　郭祥正薦荆公

作傅巖亭　卷議十篇失

誰念玉關人老　鄧綰落職

失馬斷蛇　厚葬完軀薄葬碎骨

三十年老娘倒裍孩兒

大杯罰妓　獻范蠡游五湖圖

既云馬默豈合驢鳴

遇饑索飯食飽不拜

呂公講和啟　一生喫着不盡

顏魯公書如义手並脚田舍漢

登溷詩　水星不甚得力

坤厚載物賦　諸婢各送半臂

君子喜食酸　唯甲辰小戊子

回客設供　馮道如諸佛菩薩

沂公筆錄

集古録目

類說目錄

類說卷十七

宋　曾慥　編

東軒筆録

依樣畫葫蘆

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對言穀宣力實多微伺上旨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作詩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

畫葫蘆

宣室鬼神之問茂林封禪之書

王禹偁謫守黄州表云宣室鬼神之問豈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唯期身後真宗惟其詞恚會州有二虎鬬而食其一占者云咎在守臣乃移守蘄州勑下而禹偁已死矣

澶淵之役

惟寇凖乞親征李沆宋湜賛之陳堯叟請幸蜀王欽

若請幸江南上以語萊公公曰何人發此二謀宜斬

以釁鼓然後北伐上遂决行

智將不如福將

真宗次澶淵曰敵騎未退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

沒則河朔皆敵境也何人為朕守魏公曰智將不如

福將王欽若福祿未艾宜以為守王公聞命茫然自

失萊公酌大白飲之曰上馬杯且曰參政勉之回日

即為同列王入魏敵騎滿地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越

七日敵退名爲平章事

三班奉職卑賤可知

太宗欲周知天下事小臣皆得登對王禹偁上疏曰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比因使還亦得上殿未幾王以事謫商州團練副使一日國忌行香一人紫袍秉笏立殿側公意其官高欲與敘位其人曰某即可知也公問其故曰嘗云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某官爲借職是即可知也

丁晉公鶴相

丁晉公為玉清昭應宮使每遇醮祭即奏有仙鶴盤舞及記東封事亦云仙鶴前導寇萊公判陜府坐山亭有烏鵶數十飛鳴公笑曰使丁謂見之當目為玄鶴矣又以其令威之裔故好言仙鶴俱呼為鶴相

家奴盜銀罷

張文定公齊賢為江南漕日家宴一奴盜銀器數事於懷中公熟視不問後為宰相厮役多得班行此奴

竟不沾祿乘閒泣告公曰爾憶江南盜吾銀于我懐之三十年不以告人汝亦不知也吾進退百官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久今與汝錢三百千不可復留奴拜謝而去

退位菩薩難做

蘓易簡得受太宗顧遇性特躁進罷參政知鄧州年纔逾壯有不勝閒冷之嘆贈僧詩曰憔悴二卿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又移書親舊曰退位菩薩難做

竟不登強仕而卒世言躁進有夏侯嘉正爲官卑平生好燒銀常曰吾得見水銀銀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俱不諧而卒錢僖公惟演自樞密使爲使相嘆曰使我於黄紙盡處押一箇字足矣

見水銀銀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見上

夏鄭公詩

夏鄭公竦以父没王事得三班差使攜所業投李文靖公沆有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之句明日袖詩

進呈乞換一文資後舉制科對策庭下有老宦者曰閲人多矣賢良他日必貴以吳綾手巾乞詩公題曰簾内袞衣明黼黻殿前旌旆動龍蛇縱横筆掃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後罷樞府守南京作詩曰造化平分何大鈞腰間親佩玉麒麟南湖月夜栽桃李淮擬睢陽過十春又曰海鴈橋邊春水深畧無塵土到花陰忘機不管人知否自有沙鷗信此心

策后

真宗欲策后問叅政趙安仁曰朕欲以賢妃劉氏為后何如對曰出於側微不可母儀天下上以告王欽若欽若曰陛下姑問安仁欲立何人上果以問趙對曰德妃沈氏乃先朝宰相沈倫之家可配聖主冀公曰臣知如此安仁嘗為沈倫門客趙未幾罷叅政劉妃竟立即明肅太后

寇萊公謚忠愍

天禧末真宗寢疾章獻明肅太后漸預政寇萊公遂

欲廢后立仁宗奉真宗為上皇而誅丁謂曹利用等
凡誥命盡使楊億為之且將舉事會萊公漏言於人
晉公夜乘犢車往利用家謀之入白太后指萊公為
反投海上其事有類上官儀者至章獻上仙仁宗下
詔湔滌其冤謚曰忠愍謚億曰文制曰天禧之末政
漸中闈能叶元臣力屏儲極
四凶何事不量移
丁晉公既投朱崖上表極言策立之功辨誣罔之事

仁宗憐之上命移道州司馬穆脩作詩曰却訝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不量移謂失人心如此

久闕中丞

寶元中久闕中丞一日李淑對仁宗偶問憲長久虚之故淑曰此乃呂夷簡欲用蘇紳上疑之因問呂公曰何故久不除中丞曰中丞者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選用當出聖意仁宗自是知其直

丘良孫盜歐公文

歐陽永叔為知制誥或傳有其大官極稱一丘良孫之文章文忠訪之乃公所著十篇良孫盜為已有公大笑而已俄報良孫以獻文字召試拜官及得所獻乃令狐挺所著兵論也公因對奏陳仁宗大怒欲奪其官公曰朝廷已行之命當日失於審詳若追奪之所失又多上以為然

講孟子親戚畔之

神宗在春宫中孫思恭為侍讀一日講孟子至多助

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思恭泛引助順之事不及親戚畔之上曰微子紂之諸父抱祭器而入周非親戚畔之耶思恭駭服

體量常平法

常平法既行同知諫院孫覺上言府界諸縣往往抑配上令覺同府界提點體量覺奏曰古者設官有言之者有行之者言者不責其必行行者不責其能言臣以言語為官又能一一行之乎乞罷同體量指揮

上怒其反覆落職知廣德軍

曾布為三司使及論京師市易不便令呂嘉問提舉市易差官四方買貨物禁客旅官中自為兼并非置市易本意呂惠卿以為沮壞新法布落職知饒州惠卿遂叅知政事

放鄭聲不若遠佞人

王荆公初為叅政因讀晏元獻小詞曰宰相為此可

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為耳其事業豈止如是吕吉甫為館職亦在坐曰為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為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吕自是與平甫相失

畫流民圖

熙寧之末東北大饑百姓流移選人鄭俠監安上門畫流民圖及疏言時政之失俠坐流竄中丞鄧綰知諫院鄧潤甫言秘閣校理王安國獎成其言意在非

毁其兄坐是放歸田里而卒天下竒才世共嘆惜

乞烹吕嘉問

熈寧十年京師旱樞密使王韶言卜式乞烹桑弘羊以致雨今市易裒剝民利十倍弘羊臣乞烹吕嘉問以謝天下且甘澤之可致也

夢靈芝宫

王安國直宿崇文院夢有邀至海上宫殿甚盛笙簫大作題曰靈芝宫有人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令去

恍然夢覺禁中已鳴鐘矣平甫為詩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

郭祥正薦荆公

郭祥正知潯州武岡縣奏乞天下之計專聽安石處分有異議者雖大臣亦當屏黜上問荆公曰卿識郭祥正乎其才似可用公曰押闔無行上出其章公耻為小人所薦極稱其不可用祥正遂致仕

作傅巖亭

李師中平日論議與荆公違戾李欲求合於舒州作傅巖亭以公嘗倅舒也呉孝宗對策力詆新法既而為巷議十篇言閭巷皆議新法之善公尤薄其為人

誰念玉關人老

蔡挺寶元以後歷邊任至熈寧初猶帥平涼因作樂歌有誰念玉關人老之句盛傳都下未幾名為樞密副使

鄧綰落職

王荆公再秉政既逐吕惠卿門下人復為謏媚以自安有練亨甫者謂中丞鄧綰曰公何不言於上以殊禮待宰相子雱為副樞諸弟皆為兩制壻姪皆館職京師賜第宅綰一一如所戒而言上領之而已又薦其黨為臺官遂落職知虢州制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又曰朕之待汝者義形於色汝之事朕者志在於邪

失馬斷蛇

曾魯公文章尤長四六曾布為三司使論市易被黜魯公有柬別之曰塞翁失馬今未足悲楚相斷蛇後必有福

厚葬完軀薄葬碎骨

張侍中晏丞相俱葬陽翟盜發張墓得金寳甚多遂完其棺擀其穴次發晏墓若有猛獸嗥吼盜懼呼一人同入又聞兵甲鼓譟之聲盜又呼一人同入則寂

然三盜曰丞相之神盡於是矣及穿櫬殊無所有盜恚以斧碎其骨而出張以厚葬完軀晏以薄葬碎骨事不可知如此

三十年老娘倒𫃠孩兒

苗振第四人及第名試館職晏相曰宜稍温習振曰豈有三十年為老娘而倒𫃠孩兒者乎既試果不中遇公笑曰苗君竟倒𫃠孩兒

大杯罰妓

王韶罷副樞知鄂州宴客出家妓坐客張績醉挽妓衣前將擁之妓泣訴於韶坐皆失色韶曰出爾曹以娛賓乃令客失歡命取大杯罰妓人服其量

獻范蠡遊五湖圖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脩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明年致仕

既云馬黙豈合驢鳴

劉攽性滑稽熈寧中為試官出題以敎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攽曰要見象當詣南御苑

馬默為臺官彈奏攽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攽曰既云馬默豈合驢鳴呂嘉問提舉市易曾布劾其不法反得罪嘉問治事如故攽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乎嘉問字望之

劉攽謝表

劉攽王介同為試官舉人有用畜字者介謂其犯主

上嫌名倣謂不可為諱因紛爭介以惡語侵倣遂贖金中丞呂公著意不樂倣以為議罪太輕遂奪其主判倣謝表曰礦弩射的薄命難逃飄瓦在前心忮不校又曰在矢人之術唯恐不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甚揮毫之際餘酲尚在

曾布坐市事謫守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詆詞往見曾曰始欲繳詞又恐啟釁如此不免同貶於公無益也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他日當自知曾曰昔

晏元獻當國_宋子京翰林旦夕覬宰中秋赴宴公出妓賦詩翼日罷相宋草制詞頗極醜詆揮毫之際餘酲尚在此事由來久矣何足校耶許憮然而去

精神如破貝州時

嘉祐中文潞公富鄭公為相劉沆王公堯臣為參政立儲事秘不傳永豊中三公已薨潞公留守西赴閑禮隆厚及還上作詩送行有報在不言功之句王禹玉詩云功業特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貝州時

嘲口吃

王汾口吃劉攽嘲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不見雄名惟聞艾氣周昌韓非揚雄鄧艾皆吃也又同赴朝聞叫班聲汾曰紫宸殿下頻呼汝攽曰寒食原頭屢見君

措大眼孔小

太祖嘗與趙普議事不合上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翰愛錢

上曰苟用長者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財塞破屋子矣

薦决臂自代

劉攽與王介因舉人用畜生事仝時薙子方為開封府推官戲曰罪各當决臂十三攽曰吾已入文字云竊見薙子方身材長大臂腿豐肥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太后臨白玉欄干賞牡丹

慈聖元憲皇后甍上悲慕甚有善識者自言神術可使死

者復生上試其術數旬不效乃曰臣見太皇太后方與仁宗宴臨白玉欄干賞牡丹無意復來人間也上知誑妄但斥去郴州蔡承禧進挽詞曰天上玉欄花已折人間方士術何施

韓愈不曾如此合鬧

慶歷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為樞密使會大雪置酒西園歐陽永叔賦詩曰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裴度會但云園林

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不曾如此合鬧

費孝先卦影

嘉祐以來費孝先以卦影名天下應者甚多王平甫曰占卜本欲前知而卦影驗於事後何足問邪

天生黑於予

吕惠卿語王荆公曰面有黑用園荽洗之當去公曰吾面黑耳非黖也曰園荽亦能去黑公笑曰天生黑於予園荽其如予何

呈身御史識面臺官

孫抃為中丞薦二人為御史或問曰公未嘗與二人相識遽薦之何也孫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

左氏失之誣論

歐陽文忠公初年隨州取解以落官韻不收是時左氏失之誣論公論甚悉有石言於晉神降於莘外蛇鬬而内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之辨

汗淋學士

王平甫學士軀幹魁碩盛夏入館中下馬流汗浹衣劉貢父曰君真所謂汗淋學士也

遇饑索飯食飽不拜

章惇少善養身嘗云遇饑不相知處亦須索飯若食飽時見爺亦不拜

呂公講和啓

呂惠卿服除王荆公居山以啟講和曰合乃相從疑

有殊於天屬析雖或使始不自於人為又曰門牆責善數移兩解之書殿陛對揚親奉再和之詔固其願也方且圖之重罹苦塊之憂遂稽竿牘之獻又云内省涼薄尚無細故之嫌仰揆高明夫何舊惡之念恭惟其官知德之奥達命之情親踈冥於所同憎愛融於不有氷炭之異豁然黨示於至恩桑榆之收繼此請圖於改事公答曰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國事耳豈有它哉同朝紛紛公獨助之則我何負於公人或

言公吾無預焉則公亦何尤於我趨時便事吾不知其如何考實論情公亦宜照於此開諭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誠無細故之疑今之於公尚何舊惡足念然待盡山林趨舍興事相照以情不若相忘之愈也

一生喫着不盡

王沂公曾發解省試皆為冠首翰林劉子儀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沂公正色答曰曾平生之志

不在溫飽

顔魯公書如乂手並脚田舍漢

唐初字學勁健得晉宋風開元以後變爲肥厚元和以後柳沈之徒復尚清勁五代楊凝式國初李建中妙絶一時行筆亦在於厚實李昌武不免於重濁江南李後主善書有言顔魯公端勁有法者後主曰真卿之書有楷法而無佳處正如乂手並脚田舍漢耳

登涵詩

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笑曰此乃登溷詩也

水星不甚得力

段少連晚年與鄉老會飲少連通音律酒酣吹笛有老儒曰某命中無金星之助是以不能樂藝段笑曰豈惟金星水星亦不甚得力也

坤厚載物賦

張沆滑稽有門客作坤厚載物賦粤有大德其名曰坤沆曰非講經之座主即傳法之沙門

諸婢各送半臂

宋子京晩年知成都帶唐書於本任刋修每宴罷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諸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尚書修唐書望之如神仙多内寵嘗宴曲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子京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

君子喜食酸

王雱云君子多喜食酸小人多喜食鹹酸得木性而上鹹得水性而下也

雖甲辰小戊子

唐逸史載晉公與郎中庾威同甲辰生公戲曰郎中雖甲辰也程文惠公龐頴公同戊子生程已貴龐尚為小官嘗戲龐曰君乃小戊子耳後頴公大拜文惠致書賀曰今日大戊子却為小戊子也

回容設供

滕宗諒守巴陵有華州回道士上謁滕知其異人口占詩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空一劍橫回大笑而去有士人夏鈞過永州問何仙姑曰呂先生今何在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至潭州寺取齋歷視之其日果有華州回客設供

馮道如諸佛菩薩

王荆公於上前論馮道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薩

之行唐介曰道爲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得爲純臣乎安石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豈非純臣乎質甫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變色

沂公筆録

宰相賜茶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巨細並就狀進入上於禁中親覽批紙尾用御寶可其奏謂之

印畫降出奉行自唐至五代不改其制古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國初范質王溥等自以前朝舊相居不自安共奏請中書庶務大者則劄子面進取旨朝退各行其事自是奏御親覽或至旰昃賜坐啜茶之禮遂廢固不服於論道矣遂為定制

時服

聖節端午冬初賜百官時服舊制也冬至自來服舊無所賜

河市樂

太祖朝始賜都尉高懐徳以節鉞領睢陽性頗奢侈聲妓之妙冠於一時睢陽城外數里臨汴有橋居民頗夥娼優所聚髙每令其妓女效鄙野之態以為笑謂之河市樂

不赦奸贓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奸贓事覺獄未具郊禮將近太宗怒其貪墨特俾郊赦不宥趙普奏曰贓官抵罪

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肆赦將以對越天地告於神明吉本何人安足以隳陛下赦哉上善其言而止

紫黑色屬猪人

周朝駙馬都尉張永德輕財好施遇一異人云天下將太平眞主已生或睹紫黒色屬猪人果於敎伐者姑善待之永徳陰自求訪及太祖勲位漸盛傾身親附至國初以舊恩體貌富貴與佐命一等

宰相當用儒者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未多進用及卜郊乘
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執綏備顧問占對詳敏他日
上曰作宰相當用儒者盧果大用

漢高祖田舍翁耳
丁謂在中書語同僚曰漢高何如主哉曰英雄主也
曰何英雄之有張良導之左則左陳平勸之右則右
及項羽死海宇無主天下自歸之蓋隨波委順與物
無競一田舍翁耳又曰古之所謂忠臣孝子皆不足

信乃史筆緣飾欲為後代美談者也

集古錄目

道士罵老子

徐彦伯撰萬回神迹記玄宗英偉之主彦伯當時名臣也君臣相與尊寵稱述之如此欲使愚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世傳道士罵老子云佛以神怪禍福恐動世人俾皆信向僧尼得享豐饒而吾老子高談清淨遂使我曹寂寞此雖鄙語有足取也

顔魯公感神仙

顔眞卿撰麻姑壇記并書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不免惑於神仙之説釋老為斯民患也深矣

羅池碑

羅池廟碑云步有新船集本以步為涉荔子丹兮蕉子黄碑蕉下無子字當以碑為是而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則疑碑誤

景陽井銘

隋煬帝作景陽井銘及身爲淫亂則又過之銘文隱隱尚可讀有云前車已傾負乘將没

孫叔敖名饒

漢孫叔敖碑云名饒字叔敖世未見此碑者不知其名饒也

雷部中鬼

謝仙者雷部中鬼也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人間

平泉草木記

李德裕作平泉草木記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

非吾子孫

陸鴻漸著書

陸羽著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三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

阮容舊居詩

李陽氷阮客舊居詩云阮客身何在仙雲洞口横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阮客不見名氏盖縉雲之隱者

縣令新戒

唐明皇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新戒刻石

元結好奇

元結作峿臺銘又作窪罇銘陽華巖銘結好竒之士

也所自居山水必自銘之惟恐不竒文章亦然君子欲著不朽有諸其内而見於外者必本於自然顔子蕭然陋巷名髙萬世得之自然結汲汲於後世之名亦勞矣

蓮勺宫

林華宫行鐙銘蓮勺宫銅博山槃銘皆漢五鳳中造林華宫漢書不載宣帝紀云因於蓮勺鹵中註云縣也不云有宫盖秦漢離宫别館不可勝數非因事見

之則史家不能備載

柳宗元韓門罪人

柳宗元撰彌陁和尚碑自唐以來言文章者惟韓柳柳豈韓之徒哉其韓門之罪人也世人不知其所學之非第以當時輩流言之爾

瘞鶴銘

題云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按潤州圖經云王羲之書然筆法不類羲之而類顔魯公華陽真逸是

顧況道號碑無年月疑前代有人同斯號者也

霜月之靈皇極之日

漢韓明府修孔子廟罷表碑云永壽二年涒灘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永壽桓帝年號霜月之靈皇極之日莫曉其義疑是九月五日

柳書

柳公權書髙重碑乎特愛摸者不失其真而鋒鋩皆在蔡君謨曰陰符經序為柳書之最精云善藏筆鋒

與子之說正相反

張龍公

趙耕撰張龍公碑云君諱路斯隋初登第為宣城令夫人石氏生九子公罷令歸每公出自戌至丑歸常體冷且濕石氏異而詢之公曰吾龍也鄭祥遠亦龍也騎白牛據吾池吾屢與戰未勝明日取決可令吾子挾弓矢射之繫鬣以青綃者鄭也絳綃者吾也子遂射中青綃鄭怒東北去投合肥西山死今龍穴山

是也由是公與九子皆復為龍

林下何曾見一人

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傳以為佳語

慶歷中許元待制為發運得斯石於池陽江水中始

知為靈澈詩也

明皇稱上清弟子

唐陽頌玄宗詔撰玄宗自稱曰上清弟子何其奇哉

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也老之徒曰不死是貪生也

令狐綯設齋

唐令狐綯設齋為文以語簡為工嘗飯僧僧判齋於佛前跪爐諦聽僧唱言曰令狐綯齋佛知盖以此譏其短其父楚作白樓賦文無他意而至千有六百餘言何其繁也父子之性相反如此

投龍文

唐會昌投龍文武帝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岳炎上真人

白敏中碑

唐畢諴撰白敏中碑其事與列傳多同而傳載敏中由李德裕進用及德裕貶詆之甚力以此爲甚惡而碑云會昌中德裕起刑獄陷五宰相竄之嶺外公承是之後一年冤者皆復其位以此爲能其爲毁譽難信如此

婦人書高氏一人

安公美政頌房璘妻高氏書筆畫遒麗不類婦人余

集録亦已博矣婦人筆畫著於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書莫盛於唐書之廢莫甚於今唐之武夫悍將暨楷書手輩字皆可愛余所録如于頔高駢下至陳游瓌等書皆有今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

遺教經

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誤也葢唐世寫經手所書耳

類說卷十七